

忠祖本传

唐杜牧撰

譚忠者絳人也。瑶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刘济与二千人障白狼口。后将漁阳军留范阳。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承璀讨王承宗也。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讨田悦，李克王师不復跨河。）今一旦越伐趙，趙誠虜，魏亦慮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乃人，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者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专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下不常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压境，號曰：『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趙，則河北义士謂魏賣友。』』魏若与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

臣（長安在魏西）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嶋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執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与之此為燕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抗燕一旦使燕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販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於嘈嘈於天下耳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後者醢以徇濟乃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一一系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獅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人

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將陵蒲州管猷次河陽信彥平昌台漱口）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总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号）朱泚搏天子狩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田悅稱魏朱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庐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力相視可謂强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护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於搏鸚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甲數萬鈴劍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郛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謂李帥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乐張猎未常戴星俳倡顛翫之臣（諧臣也顛音魂去聲）顏澁不展縮衣节口以賞战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寿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憂之总泣且拜曰自数月已未聞先

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書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忠祖本传

（韶山译文）

唐杜牧撰

谭忠，山西绛县人，天宝末年其老婆黄氏死于燕寇之手。他为人豪健，善于谈兵。当初去燕时，燕镇节度史刘济给他两千兵马，让他驻守白狼口，后又为渔阳将领，部队留范阳。唐宪宗元和五年中，朝廷派宦官率禁卫部队（越过魏镇）攻打赵镇，魏镇节度使田季安与其部下说：部队有二十五年未跨过河东了，如今一旦越过魏镇去攻打赵镇，当赵镇的人成为俘虏，那么我们魏镇的人也会成俘虏，怎么应对这件事？其部下有超佐伍的说：给我五千人马即可解除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呼：真壮士也，决定出兵，阻挡者斩。忠公当时代表节度使刘济出使魏镇，得知田的企图便前去对田说：你部下的主意是要引来天下的部队（来攻打魏镇）呀，为何呢，以往朝廷的军队取蜀取吴没有一次失算的，是宰相们的谋划；如今朝廷的军队越过魏镇伐赵镇，不任用老臣宿将，而将兵权交给宦官，不调天下的军队而派出朝廷禁卫部队，您知道为是谁的主意吗？这是皇上自己的决定，是想要在臣属面前夸耀自己，让臣属佩服自己。现在如果朝廷禁卫部队还未攻打赵镇却先在魏镇被消灭了，说明皇上的决定还不如臣子的主意，能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如果皇上既羞耻又恼怒，就会任用勇猛善战的将领，训练精兵，全力起兵渡过黄河，吸取以往的教训，一定不会越过魏镇去攻打赵镇。比较赵镇和魏镇的罪责大小，不会越过魏镇再去攻打赵镇，定会先消灭魏镇。这叫既不上也不下，正好对着你魏镇而来！田季安说：是呀，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忠公说：当朝廷的军队进入魏镇时，你要好好犒劳他们，将全镇的兵马调往边境，号称去攻打赵镇，同时暗中给赵镇送信说：魏镇如果去攻打赵镇，那么河北的义士会说魏镇

出卖朋友；魏镇如果援助赵镇，河南的忠君之臣会说魏镇背叛朝廷。出卖朋友和背叛朝廷的罪名，魏镇都是不能接受和忍受的。您如果能解此难题，要求赵镇送魏镇一座城池，您将此城池献给皇上作为捷报依据，这样，魏镇便可以在北继续侍奉赵镇，在西可以继续做皇上的臣子，这对赵来说仅仅是一点小损失，而对魏镇来说却得到了世间少有的利益，您难道对赵镇的安危无动于衷吗？田季安于是采纳了忠公的计谋，暗中与赵镇商议，得到了赵镇的堂阳城。谭忠回到燕镇后，打算鼓动刘济去攻打赵镇，正逢刘济召集各位将领说：皇上知道我怨恨赵镇，如果命令我去讨伐他，赵镇必然会防备于我，出不出兵哪个更有利？谭忠赶忙回答说：皇上最终不会让我们去攻打赵镇的，赵镇也不会防备燕镇的。于是刘济派人到赵镇侦察，镇果然没有防备燕镇。过了一天，皇上的诏书果然来了，说：燕镇南面是赵镇，北面有胡人。燕镇一定要给我小心地守护北部边境。不要让我再有胡人方面的忧患，而能够集中精力对付赵镇。刘济说，事情确实如你所判断的那样，你是怎么知道的？谭忠说：潞镇节度使卢从史表面上与燕镇亲近，内心实际上是忌恨燕镇的，表面上与赵镇断绝往来，实际上是帮助赵镇的。我们在这里替赵镇考虑：燕镇把赵镇作为屏障，虽然怨恨，但肯定不会伤害赵镇，而赵镇也没有必要防备燕镇，这样的话，一来显示赵镇不敢抗拒燕镇，二来可使燕镇受到皇上的怀疑。赵镇人既然不防备燕镇，潞镇人便会去报告皇上说：燕镇非常怨恨赵镇，现在赵镇遭到攻击却不防备燕镇，说明燕镇相反是帮助赵镇的。这就是我知道皇上最终不会让您攻打赵镇，而赵镇也不会防备燕镇的原因。刘济说：现在应该怎么办？谭忠说：燕镇和赵镇结怨已久，天下皆知，现在皇上出兵攻打赵镇，您却使整个燕镇的人马一个也没有渡过易水去攻打赵镇。这是燕镇对朝廷的忠心，最终却招来偏袒赵镇的口实，这样既不会被赵镇感激，而坏名声却陡然喧闹在天下人的耳畔。请您

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刘济说：我知道了。于是下令军中五天内完成准备工作，并亲自率领七万人向南边来讨伐赵镇，屠杀饶阳、束鹿两地万人。刘济突然死亡于狮，其子刘总袭其职位，忠公仍然用其事。元和十四年春，德州人献城十二座，这年冬天，讨伐齐镇，三分其地。忠公对刘总说：凡天地之数，最终都是久合必离，久离必合，河北与朝廷相离已六十年了，这也是运数将尽了，必须与朝廷复合了。而且在建中年间时，朱泚凭借权力攻打天子，李希烈僭越于梁王，王武俊称王于赵，朱滔、田悦称王于魏，朱纳称王于齐，这些郡国往往高傲低目，当时国家可谓非常危机了，可最终天下无事。自元和以来，刘辟守蜀，在剑阁建栈道，自以为会成为子孙世世代代之地，然而三万军队数月被围困，李锜依托长江，掌握金陵和全吴的兵力，结果没有一战便被天子所斩，田季安守魏、庐从史守潞，都时天下精兵，驱使赵为骑，鼎力相助，可谓强盛了，然而庐从史绕堑五十里，万人保护，结果被捉于槛车，田季安死后坟墓、兵器未收家，成为逐客，蔡人几代积累的兵力，却喜欢听别人吹嘘，突前跳后，数万人的军队，多年打不败，可谓坚强了，然而夜半大雪，突然失其城，齐人经营数千里地，倚渤海、靠泰山、以黄河为天堑，把守其要塞，可谓安全了，然而兵折于潭赵，首竿于都市，这些事情都是你亲眼所见。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上帝神兵下来诛之啊！今天子大谋细计，必然对大臣进行评判，对那些贪图享乐、玩世不恭之臣，肯定会不齿，而对于节衣缩食、鼓赏士兵的情况，天下之人片刻都不会忘记。现在天子之兵急速来赵镇，且已献十二城池助魏破齐镇，只有燕镇未得一日之功劳，为子孙后世，我们岂能安然无事，我为之深忧！刘总听后感动而泣，说：有数月未闻先生之言了，今幸得教诲，我心安定了。第二年春，刘总归附朝廷，卒于赵镇，忠公护丧。未过几天，忠公亦卒，享年六十四岁，官至御史大夫。忠公之弟忠宪，之前为范阳安次令，主持其兄

丧事，将其归丧于绛地。我常往来于长安之间，元年孟夏，遇谭宪于冯翊属北卫中，因谈及其兄之事，于是学《春华》之笔，为其作书褒蒋其功绩。

注：『有宗谱载可奕公乃谭忠公后裔，实属误传，误传的原因是茶陵太平园叙，（宋）谭纶公所作，说可奕公乃谭忠公之裔，而误以为是谭忠公的后代，其本意应该是忠公与可奕公是近亲而为裔，实际茶陵谭氏源流，可奕公应与谭忠公同辈，乃书奇公之曾孙，意诚公之子。可奕公是卷达公之曾孙，博仁公之子。书奇公和卷达公乃为兄弟，用之公为共祖，所以称之为裔。如有差错有待后贤考证纠之。』